

同社诸子论文处

——山川雨露图书室

■王佩智



山川雨露图书室外景

走进西泠印社山门，沿弯曲石径拾级而上，可望见山腰间的“山川雨露图书室”匾额熠熠生光。据考，该匾名来自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题联《常熟逍遙游》：“山川雨露图书室；风月琴樽水竹居。”常熟虞山逍遙游内旧有严公阁为明嘉靖年间大学士严讷读书处，花开四季、茂林修竹、风景怡人。西泠印社将之原作改为匾额悬于门楣，植修于庭前，则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山川雨露图书室此前有文多说是建于壬子年(1912年)，包括《西泠印社志稿》也是这么说的。其实不然，从目前社存捐献清单来看，早期西泠印社

先后发动过数次资金及实物的捐献，由此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初建仰贤亭之后，也就是清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由叶为铭监视，一个叫徐有生的包工头承揽开建的山川雨露图书室。“西泠印社新造平厅四间，计三间一丈三尺，左边一间八尺。每间三椽共计十二椽。”至八月中旬完工。这是西泠印社的第二处建筑。

“图书”，旧解亦为“印章”。明代藏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王冕以花蕊石刻之。”他这里所言之图书，就是指古印。因此，山川雨露

图书室中的“图书”在这里就有了三层含义：泛指古印、印谱以及关于印的文献史籍。虽然山川雨露图书室的建成与翁方纲题书的年代相差甚远，但以它来做室名足以表达创社诸君的志向、追求、胸怀和质朴而浓重的文人气息。

西泠印社第一个女社员孙锦说山川雨露图书室为“同社诸子论文处”，并有诗“八千善本属双丁，蠹简摩挲遍羽璿，乞与琳琅拜嘉惠，倘教东观让西泠。”据载：羽璿，即周朝的“羽陵”，为贮藏古代秘籍之处。嘉惠，即“嘉惠堂藏书楼”，为清代杭郡丁申、丁丙兄弟所集。东观是中国东汉

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的处所。孙锦在诗中说：耕读传家，文章千古。若论社中个人善本藏书，莫过于丁氏和甫、竹孙两君，因为他们曾经拥有祖上的“八千卷楼”，但是今后西泠印社图书古籍的收藏规模和种类，不仅要超过赫赫有名的“羽璿”、“嘉惠”等处，恐怕就连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观”藏书楼也要输西泠三分。才女孙锦的诗，代表了创社诸君的心声，也是她对山川雨露图书室企盼的心里话。

(作者系西泠印社理事，图文由西泠印社提供)

三十而立：《美术报》依旧伴我成长

■高海平

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十二章·为政》)

转眼间我已经到了四十岁，《美术报》三十岁了。三十岁正值壮年，正是风华正茂之年，正是事业上升之时。我自从事学习美术和从业美术工作以来，《美术报》始终与我不离不弃，二十多年依旧伴我成长。

记得十五年前，撰文《我与〈美术报〉的情缘》，发表在《美术报》2008年4月19日总第752期。自从那时起一发不可收拾，定期或不定期就写短评、画展要闻、画作、会议等资讯，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如期而约见诸报端，欣喜至极，成为《美术报》非在编“通讯员”和义务报道员，报道主要集中在陕西地区，陕西又以西安为中心的美术展览、美术会议等近五十多篇报道。我个人主要学术作品和画作有如下几篇在《美术报》刊登。

如2018年5月5日第13、14、15版，刊登专著节选：《黄土深处的彩绘世界》《认识陕北村落彩绘》和《陕西榆林大寺孤石

窟壁画考察记》三篇文章和九幅图片，三个整版给予成果介绍，被人民网、《民族时报》整版全文转载。2018年8月11日第10版，刊登《从自身的民族文化切入》一文，引发不小的反响，为美术馆的展览提供了智囊支持。2019年7月27日第31版，刊登《刘文西艺术精神永存》一文，被中国文艺评论网全文转载。

我们“80后”这一代人，以我本人为例，没有经历过邮局投稿，直接进入互联网电子邮箱发送时代，简单、快捷、高效、准确，按照新闻传递来说就是“及时”，时效性是新闻的命根子。而《美术报》虽然是周报，却也十分重视时效性，《美术报》是传递传播文化艺术的使者，与读者、艺术家之间建立起了友谊的桥梁，同时紧扣时代主题，又具有前瞻性。《美术报》驻地浙江省杭州市，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依托，具有厚重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的底蕴。

浙江自古是才子佳人辈出之地，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天堂之称的杭州及西湖畔，为《美术报》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

土壤和先决条件。《美术报》大度胸怀，立足杭州，放眼全国，瞭望世界，集天下之所及，汇集各个方面的声音，为国储备美术图像与美术知识，最终可汇集成美术史重要来源，为时代记录美术的光与影，为画家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

正如唐雪根在《美术报》2023年5月20日第5版撰文《我与美术报共成长》说：“作为职业画家，在专业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和作品，对提升他(她)的知名度不可或缺，必须经常发表优秀作品，用作品说话，使大家了解你，记得你。所有的著名画家，虽然都以自身的努力和才气在绘画路上筚路蓝缕，但是，倘若没有媒体为他们推波助澜，不可能名扬四海，一个不为人知的画家决然不可能成为公认的著名画家。”

我非常赞同他的这段话，就给摘录下来，并发给了老师、同学分享。不要藏着掖着，说是低调，如曾国藩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把好词好句抄下来给邻里邻居看，讲给他们听。别人的日记不能看，曾国藩的日记必须给别人看；鲁迅公开出版《鲁

迅日记》等。这与今天的发“朋友圈”没什么区别。有好作品拿出来与众分享其中的快乐与喜悦，并指点迷津，促进美术创作的更高水准，我们不怕批评就怕表扬，时代需要批评的声音。画家创作出好的作品要宣传就离不开媒体，我认为《美术报》就是最好的宣传阵地，为画家搭建了展示和推介的平台。

我与《美术报》共处二十五年，正式打交道十五年至今，今天仍然把画好画、写好的文字，包括评论和报道，通过电子邮件投稿，不久见于报端，并阅读每一期《美术报》发表的各家撰写的文章和作品，认真欣赏，使我受益匪浅，大脑顿时醒悟，给创作打开了一扇窗户。

《美术报》当下也与时俱进，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平台和网络电子版增加美术信息的普及和阅读量的扩大，大幅影响了其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

三十而立，《美术报》依旧伴我成长。最后，祝《美术报》三十岁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